

雷民傳
牛應貞傳
三夢記
幻戲志
妙女傳
柳毅傳
博異志
集異記



三

夢

記

白行簡撰

中華書局

三夢記

唐 白行簡撰

人之夢異於常者有之。或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。或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。或兩相通夢者。天后時。劉幽求爲朝邑丞。嘗奉使歸。未及家十餘里。適有佛堂寺。路出其側。聞寺中歌笑歡洽。寺垣短缺。盡得覩其中。劉俯身窺之。見十數人兒女雜坐。羅列盤饌。環繞之而共食。見其妻在坐中語笑。劉初愕然。不測其故。久思之。且思其不當至此。復不能捨之。又熟視。容止言笑無異。將就察之。寺門閉不得入。劉擲瓦擊之。中其鼻。洗破。迸走散。因忽不見。劉踰垣直入。與從者同視殿廡。皆無人。寺扁如故。劉訝益甚。遂馳歸。比至其家。妻方寢。聞劉至。乃敍寒暄訖。妻笑曰。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。皆不相識。會食於殿庭。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。杯盤狼藉。因而遂覺。劉亦具陳其見。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矣。

元和四年。河南元微之爲監察御史。奉使劍外。踰句。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遊曲江。詣慈恩佛舍。徧歷僧院。淹留移時。日已晚。同詣杓直修行里第。命酒對酌。甚歡暢。兄停杯久之曰。微之當達梁矣。命題一篇于壁。其詞曰。春來無計被春愁。醉折花枝作酒籌。忽憶故人天際去。計程今日到梁州。實二十一日也。十許日。會梁州使適至。獲微之書一函。後寄紀夢詩一篇。其詞曰。夢君兄弟曲江頭。也入慈恩院裏遊。屬吏喚人排馬去。覺來身在古梁州。日月與遊寺題詩。日月率同。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。貞元中。扶風竇質與京兆章句同自毫入秦。宿潼關逆旅。竇夢至華岳祠下。見一女巫。黑而長。青裙素襦。

迎路拜揖。請爲之祝神。寶不獲已。遂聽之。問其姓。自稱趙氏。及覺。具言於章。明日至祠下。有巫迎客。容質妝服。皆所夢也。顧章謂曰。夢有徵也。乃命從者視囊中。得錢三環。與之。巫撫掌大笑。謂同輩曰。如所夢矣。章驚問之。對曰。昨夢二人從東來。一髯而短者。祝醕。獲錢三環焉。及旦。乃徧述於同輩。今則驗矣。寶因問巫之姓氏。同輩中曰。姓趙氏。自始及末。若合符契。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。

行簡曰。春秋及子史。言夢者多。然未有載此三夢者矣。世人之夢亦衆矣。亦未有此三夢。豈偶然也。抑亦必前定耶。予不能知。今備記其事以存錄焉。

行簡云。淮安西市帛肆。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。姓張。不得名。家富於財。居光德里。其女國色也。嘗因晝寢。夢至一處。朱門大戶。檠戟森然。由門而入。望其中堂。若設燕張樂之爲。左右廊皆施幃幃。有紫衣吏引張氏于西廊幃。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。皆花容綽約。斂衽照耀。既至。促張妝飾。諸女迭助之。理澤傅粉。有頃。自外傳呼侍郎來。自隙間窺之。見一紫綬大官。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。識之。乃言曰。吏部沈公也。俄又呼曰。尙書來。未有識者也。遂巡復連呼曰。某來某來。皆郎官以上。六七个坐廳前。紫衣吏曰。可出矣。羣女旋進金石絲竹鑾錦。震響中署。酒酣。王并州見張氏而視之。尤屬意。謂之曰。汝習何藝能。對曰。未嘗學聲音。使與之琴。辭不能。曰。第操之。乃撫之而成曲。與之箏亦然。琵琶亦然。皆平生所不習也。王公曰。恐汝或遺。乃令口受吟詩。裝梳嫁惜學宮妝。獨立閑庭納夜涼。手把玉簪敲砌竹。清歌一曲月如霜。謂張曰。且歸辭父母。異日復來。張忽啼。手捫衣帶。謂母曰。尙書詩遺矣。索筆錄之。母問其故。泣對以所夢。且曰。殆

將死乎。母怒曰。汝作魘爾。何以爲辭。乃出不祥言如是。因臥病累日。外親有持酒肴者。又有將食來者。女曰。且須膏沐澡淪。母聽良久。豔妝盛色而至。食畢。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。時不留某。今往矣。因授衾而寢。父母環伺之。俄爾遂卒。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。